



蚺蜥傳

說淵十七

別傳十七

有徐玄之者自荆東遷于吳於立義里居其宅素有凶怪玄之利其花木珍異乃營之月餘夜讀書見武士數百騎升自床之西南隅於花氊上置繒繳縱兵大獵飛禽走獸不可勝計獵訖有旌旗豹纛并導騎數百又自外入至西北隅有帶劔操斧手執弓槌者凡數百挈幄幕簾榻盤楪鼎鑊

者又數百負器盛陸海之珍味者又數百
道路往返奔走探偵者又數百玄之熟視
轉分明至中軍有錯綵信旗擁赤幘紫衣
者侍從數千至按之右有大鐵冠執鉞前
宣言曰殿下將欲觀漁於紫石潭其先鋒
後軍并甲士執戈戟勿從於是赤幘者下
馬與左右數百升玄之石硯之上北設紅
拂廬帳俄爾盤榻幄幕歌筵客席畢備賓

旅數十輩緋紫紅綠執笙竽簫管者又數
十輩更歌迭舞俳優之目不可盡記酒數
巡上客有酒容者赤幘顧左右曰索漁具
復有擔網籠罩之類凡數百齊入硯中
未頃獲小魚數百千頭赤幘謂諸客曰予
請為渭濱之業以樂賓乃持鈎於硯中之
南灘衆樂徒歌春波引曲未終獲魴鯉鱣
鱖百餘遽命操膾促膳凡數十味皆馨香

不可言金石絲竹鏗訇齊奏酒至赤幘者
持盃顧玄之而謂衆賓曰吾不習周公禮
不讀孔氏書而貴居王位今此儒髮鬢焦
禿饑色可掬雖孜孜矻矻而又奚爲肯折
節爲吾下卿亦得倍今日之宴玄之忽乃
以書卷蒙之執燭以藝一無所見玄之捨
卷而寢方寐間見被堅執銳者數千騎自
西牖下分行布伍號令而至玄之驚呼僕

夫數騎已至床前乃宣言曰虬蜉王子獵
於羊林之澤釣於紫石之潭玄之庸奴遽
有迫脅士卒潰亂宮車震驚旣無高共臨
危之心須有晉文還國之伐付大將軍龔
疇追過宣訖以白練繫玄之頸甲士數十
羅曳而去其行迅疾倏忽如一城門觀
者架肩疊足凡五六里又行數里見子城
入城有宮闕甚麗玄之至堦下有赤衣冠

者唱言追徐玄之至蚍蜉王大怒曰服儒服讀儒書不修前言往行而敢肆勇凌上付三事已下議乃釋縛引入會議堂見紫衣冠者十人玄之遍拜皆瞑目踞受所陳設之類尤炳煥於人間是時王子以驚恐入心厥疾彌甚三事已下議請置肉刑議狀未下太史令馬知玄進狀論曰伏以王子自不遵軌法遊佚失度視險如砥自貽

震驚徐玄之性氣不回博識非淺况修天爵難以妖誣今大王不能度已反恣曾臆信彼多士欲害哲人竊見雲物頻興沴怪屢作市言訛誠衆情驚疑昔者秦射巨魚而衰殷格猛獸而滅今大王欲害非類是躡殷秦但恐季世之端自此而起王覽疏大怒斬太史馬知玄於國門以令妖言者是時大雨暴至草澤臣蟹飛上疏曰臣聞

縱盤遊恣漁獵者位必亡罪賢臣戮忠讜者國必喪伏以王子獵患於絕境釣禍於幽泉信任幻徒熒惑儒士喪履之戚所謂自貽今大王不究湛遊之非反聽詭隨之議况知玄是一國之元老實大朝之世臣是宜採其謀猷匡此顛什全身或止於三諫犯上未傷於一言肝膽方期於畢呈身首俄驚於異處臣竊見兵書云無雲而雨

者天泣今直臣就戮而天為泣焉伏恐比干不恨死於當時知玄恨死於今日大王又不貸玄之峻法欲正名於肉刑是抉眼而觀越兵又在今日昔者虞以宮之奇言為謬卒併於晉公吳以伍子胥見為非果滅於勾踐非敢自周秦悉數累黷聰明竊敢以塵埃之卑少益嵩嶽王得疏即拜蟹飛為諫議大夫追贈太史馬知玄為安國

大將軍以其子蚺爲太史令賻布帛五百段米粟各三百石其徐玄之待後進止於是蚺詣宮門進表曰伏奉恩制云馬知玄有殷王子比干之忠貞有魏中尉辛毗之諫諍而我亟以用已昧於知人焚棟梁於將立大厦之晨碎舟楫於方濟巨川之日由我不德致彼非辜是宜褒贈其二賞延于後者宸翰忽臨載驚載懼叩頭斷號回

心止泣伏以臣先父臣知玄學究天人藝窮曆數因通玄鑒得居聖朝當大王採芻蕘之晨是臣父展嘉謨之日逆耳之言難聽驚心之說易誅今蒙聖澤傍臨照此非罪鴻恩霑灑猶驚已散之精魂好爵彌縫難續不全之腰領今臣豈可因亡父之誅戮冒國家之寵榮報平王旣非本心効伯禹亦非素志况今天圖將變曆數堪憂伏

乞斥臣遐方免逢喪亂王覽疏不悅乃退
寢於候雨殿既寤宴百執事於陵雲臺曰
朕有嘉夢能曉之使我心洗然而亮者賜
爵一級群臣有司皆頓首敬聽王曰吾夢
上帝云助爾金開爾國展爾疆土洎南自
北赤玉洎石以答爾德卿等以爲如何群
臣皆拜舞稱賀曰啓鄰國之慶也蜃飛曰
大不祥何慶之有王曰何謂其然蜃飛曰

大王逼脅生人滯畱幽穴錫茲咎夢由天
怒焉夫助金者鋤也開國者闢也展疆土
者分裂也赤玉洎石與火俱焚也得非玄
之鋤吾土攻吾國縱火南北以答繫頸之
辱乎王於是赦玄之之罪戮方術之徒自
壞其宮以禳厥夢又以安車送玄之歸纔
及榻玄之夢覺汗流浹洽既明乃召家僮
於西牖掘地五尺餘得蟻穴如三石缶因

說淵一集
二書院
縱火以焚之靡有子遺自此宅不復凶矣

虬蟬傳終

甘棠靈會錄

說淵十八別傳

會昌元年春孝廉許生下第東歸次壽安
將宿于甘泉至甘棠館西一里已來逢白
衣叟躍青驄自西而來行從極盛醺顏怡
怡朗吟云春草萋萋春水綠野棠開盡飄
香玉繡嶺宮前鶴髮人猶唱開元太平曲
生策馬前進問其姓氏叟微笑不對又吟
一篇云厭世逃名者誰能荅姓名曾聞三

樂否看取路傍情生知其鬼物矣遂不復
問但繼後而行凡二三里日已暮矣至噴
玉泉牌候之叟笑謂生曰吾聞三數君子
今夕追舊遊於北泉吾昨已被召自此南
去吾子不可連騎矣生固請從叟不對而
去生聳轡以隨之去甘棠一里餘見車馬
導從填隘路岐生仄蓋而進既至泉亭乃
下馬伏于叢棘之下屏氣以窺之見四丈

夫有少年神貌揚揚者有短小噐宇落落
者有長大小髭髯者有清瘦言語及瞻視
疾速者皆衣金紫坐于泉之北磯叟既至
曰王川來何遲叟曰適傍石墨澗尋賞憇
馬甘棠館亭於西檻偶見詩人題一章駐
步吟諷不覺良久座首者曰是何篇什得
先生賞歎之若是叟曰此詩亦似爲席中
一二公有其題而晦其姓名憐其終篇皆

詩淵集
不世堂集卷之金
二
書院
有意思乃曰浮雲悽慘日微明沉痛將軍
負罪名白晝叫閹無近戚縞衣飲氣只書
生佳人暗泣填宮淚廐馬連嘶換主聲六
合茫茫皆漢土此身無處哭田橫座中聞
之皆襟袖掩面如欲慟絕神貌揚揚者云
我知作詩人矣得非伊水之上受我推食
脫衣之士乎久之白衣叟飛盃凡數十巡
而座中欷歔未已叟曰再經舊遊無以自

適宜賦篇詠以代管絃命左右取筆硯乃
出題云噴玉泉感舊遊書懷各七言長句
白衣叟唱云樹色川光向曉晴舊曾遊處
事分明鼠穿月榭荆榛合草掩花園畦隴
平跡陷黃沙仍未悟罪標青簡竟何名傷
心谷口東流水猶噴當時寒玉聲少年神
貌揚揚者詩云鳥啼鶯語思何窮一世榮
華一夢中李固有寃藏蠹簡鄧攸無子續

清風文章高韻傳流水絲管遺音託草蟲
春月不知人事改間垂光影照滄宮短小
噐宇落落者詩云桃蹊李徑盡荒涼訪舊
尋新益自傷雖有衣衾藏李固終無表疏
雪王章羈寃尚覺霜風冷朽骨徒驚月桂
香天爵竟爲人爵誤誰能高叫問蒼蒼清
瘦及瞻視疾速者詩云落花寂寂草綿綿
雲彩山光盡宛然壞室基摧新石鼠潴宮

水引故山泉青雲自致慙天爵白首同歸
感昔賢惆悵林間中夜月孤光曾照讀書
筵長大少髮鬢者詩云新荆棘路舊衡門
又駐高車會一樽寒骨未霑新雨露春風
不長敗蘭蓀丹成豈分埋幽壤白日終希
照覆盆珍重昔年金谷友共來泉際話孤
寃詩成各自諷詠長號數四響動岩谷遂
巡鬼車怪鷄相率啾唧哀猿老狸次第鳴

叫頃之驟脚自東而來金鐸之聲振于坐
中各命僕馬頗甚草草慘無言語掩泣攀
鞍若煙霧狀自庭而散生于是出叢棘尋
舊路匹馬齧草於澗側蹇童美寢於路隅
未明達甘泉店店媪詰冒夜生具以對媪
媪曰昨夜三使走馬挈壺就我買酒得非
此耶開櫃視之紙錢也此傷涯餽諸公枉死於甘露之變也
甘棠靈會錄終

顏濬傳 說淵十九 別傳十九

會昌中進士顏濬下第遊廣陵遂之建業
賃小舟抵白沙同載有青衣年二十許服
飾古朴言辭清麗濬揖之問其姓氏對曰
幼芳姓趙問其所適曰亦之建業濬甚喜
每住舟即買酒果與之宴飲多說陳隋間
事濬頗異之或諧謔即正色歛衽不對及
抵白沙各遷舟杭青衣謝濬曰數日承君

深顧某陋拙不足奉歡笑然亦有一事可
以奉酬中元必遊瓦棺閣此時當爲君類
會一神仙中人况君風儀才調亦甚相稱
望不渝此約至時某候於彼言訖各登舟
而去濬志其言中元日決遊瓦棺閣士女
闐咽及登閣果有美人從二女僕皆雙鬟
而有媚態美人倚闌獨語悲歎久之濬注
視不易美人亦訝之又曰幼芳之言不謬

耳使雙鬟傳語曰西廊有惠監閣梨院則
某舊門徒君可至彼幼芳亦在此濬深喜
躡其蹤而去果見同舟青衣出而微笑濬
遂逐美人叙寒暄言話竟日僧進茶果至
暮謂濬曰今日偶此登眺爲惜高閣痛茲
用功不乂毀除故來一別幸接歡笑某家
在清溪頗多松月室無他人今夕必相過
某前往可與幼芳後來濬然之遂乘軒而

去及夜幼芳引濬前行可數里而至有青衣數輩秉燭迎之遂延入內室與幼芳環坐曰孔家娘子相隣使邀之曰今日偶有佳賓相訪願同傾觴以解煩憤少頃而至遂延入亦多說陳朝故事濬因起白不審夫人復何姓第頗貯疑訝答曰某卽是陳朝張貴妃彼卽孔貴嬪居世之時謬當後主眷顧寵幸之禮有過嬪嬙不幸國亡爲

楊廣所殺然此賊不仁何甚昔劉禪孫皓豈無嬪御獨有斯人行此寃暴且一種亡國我後主實卽風流詩酒追歡琴樽取樂而已不似楊廣西築長城東征遼海使天下男寃女曠婦寡子孤途窮廣陵死於匹夫之手亦上天降鑿爲我報讐耳孔貴嬪曰莫出此言在坐有人不肯美人大笑曰渾忘却濬曰何人不欲斯言耶幼芳曰某

本江令公家嬖者後爲貴妃侍兒亡國之
後爲隋宮侍女煬帝幸江都爲侍湯膳者
宇文化及亂兵入某以身蔽帝遂爲所殺
蕭皇后憐其盡忠因使殉葬後改葬於雷
塘側不得從焉時至此謁貴妃耳孔貴嬪
曰前說盡是閒事不如命酒畧延曩日之
歡耳遂命雙鬟持樂器洽飲久之貴妃題
詩一章曰秋草荒臺響夜蟲白楊凋盡減

悲風綵牋曾擘欺江總綺閣塵消玉樹空
孔貴嬪曰寶閣排雲稱望仙五雲高豔擁
朝天清溪猶有當時月應照瓊花綻綺筵
幼芳曰皓魄初圓恨翠娥繁華濃艷昔如
何兩朝唯有長江水依舊行人作逝波濬
亦和曰簫管清吟怨麗華秋江寒月綺窓
斜慙非後主題牋客得見臨春閣上花俄
聞扣門曰江修容何婕妤 昭儀來謁貴

言淵子集
妃曰竊聞今夕嘉賓幽會不免輒窺盛筵
俱艷其衣裙明其璫珮而入坐及見四篇
捧而泣曰今夕不意再逢三閣之會又與
新狎客題詩耳頃之聞鷄鳴孔貴嬪等俱
起各辭而去濬與貴妃就寢欲曙而起貴
妃贈辟塵犀簪一枚曰異日覩物思人昨
宵值客多未盡歡情別日終更卜一會然
須諮祈幽府嗚咽而別濬翌日懵然若有

所失信宿更尋曩日地則近清溪松桂
丘墟詢之於人乃陳朝宮人墓也愴惻而
返數月閣因寺廢而毀後至廣陵訪得吳
公臺煬帝舊陵果有宮人趙幼芳墓因以
奠之

顏濬傳

終

張無頗傳

說淵二十別傳

長慶中進士張無頗居南康將赴舉遊丐
 番禺值府帥改移投詣無所愁疾卧於逆
 旅僕從皆逃忽遇善易者袁大娘來主人
 舍瞪視無頗曰子豈久窮悴耶遂脫衣買
 酒而飲之曰君窘厄如是能取某一計不
 旬朔自當富贍兼獲延齡無頗曰某困餓
 如是敢不受教大娘曰某有玉龍膏一合

言淵集 卷之五 無頗傳 六書院
子不唯還竟起死因此亦遇名姝但立一
表白曰能治業疾若常人求醫但言不可
治若遇異人請之必須持此藥而一往自
能富貴耳無頗拜謝受藥以暖金合盛之
曰寒時但出此合則一室暄熱不假爐炭
矣無頗依其言立表數日果有黃衣若宦
者叩門甚急曰廣利王知君有膏故使召
見無頗誌大娘之言遂從使者而往江畔

有畫舸登之甚輕疾食頃忽覩城宇極峻
守衛甚嚴宦者引無頗入十數重門至殿
庭多列美女服飾甚鮮卓然侍立宦者趨
而言曰召張無頗至遂聞殿上使軸簾見
一丈夫衣王者之衣戴遠遊冠二紫衣侍
女扶立而臨砌招無頗曰請不拜王曰知
秀才非南越人不相統攝幸勿展禮無頗
疆拜王罄折而謝曰寡人薄德遠邀大賢

蓋緣愛女有疾一心鍾念知君有神膏儻
獲痊平實所媿戴遂令阿監二人引入貴
主院無頗又經數重戶至一小殿廊宇皆
綴明璣翠璫楹楣煥燿若布金鈿異香氤
鬱滿其庭戶俄有二女褰簾召無頗入覩
真珠繡帳中有一女子纔及笄年衣翠羅
縷金之襦無頗切其脉良久曰貴主所疾
是心之所苦遂出龍膏以酒吞之立愈貴

主遂抽翠玉雙鸞篋而遺無頗目成者久
之無頗不敢受貴主曰此不足疇君子但
表其情耳然王當有獻遺無頗媿謝阿監
遂引之見王王出駭雞犀翡翠盃麗玉明
瑰而贈無頗無頗拜謝宦者復引送于畫
舸歸番禺主人莫能覺纔貨其犀已鉅萬
矣無頗覩貴主華艷動人頗思之月餘忽
有青衣叩門而送紅牋有詩二首莫題姓

字無頗捧之青衣倏亦不見無頗曰此必
仙女所製也詞曰羞解明璫尋漢渚但憑
春夢訪天涯紅樓日暮鷺飛去愁殺深宮
落砌花又曰鷺語春泥墮錦筵情愁無意
整花鈿寒閨欹枕不成夢香炷金爐自裊
烟頃之前時宦者又至謂曰王令復召貴
主有疾如初無頗欣然復往見貴主復切
脉次左右云王后至無頗降階聞環珮之

響逼人侍衛羅列見一女子可三十許服
飾如后妃無頗拜之后曰再勞賢哲實所
懷慙然女子所疾又是何苦無頗曰前所
疾耳心有擊觸而復作焉若再餌藥當去
根幹耳后曰藥何在無頗進藥合后覩之
默然色不樂慰喻貴主而去后遂白王曰
愛女非疾其私無頗矣不然者何以宮中
暖金合得在斯人處耶王愀然良久曰復

言淵一集 卷之四 書院
為賈充女耶吾亦當繼其事而成之無使
乂苦也無頗出王命延之別館豐厚宴犒
後王召之曰寡人竊慕君子之為人輒欲
以愛女奉託如何無頗再拜辭謝心喜不
自勝遂命有司擇吉日具禮待之王與后
敬仰愈於諸壻遂止月餘歡宴俱極王曰
張郎不同諸壻須歸人間昨夜檢於幽府
云當是冥數卽寡人之女不至苦矣番禺

地近恐為時人所恠南康又遠况別封疆
不如歸韶陽甚便無頗曰某意亦欲如此
遂具舟楫服飾異珍金珠寶玉無限曰唯
侍衛輩卽須自置無使陰人此減筭耳遂
與王別曰五年卽一到彼無言於人無頗
挈家居於韶陽人罕知者住月餘忽袁大
娘叩門見無頗無頗大驚大娘曰張郎今
日賽口及小娘子酬媒人可矣二人各具

說淵一集 卷之五 張無頗傳 五 書院
珍寶賞之然後告去無頗詰妻妻曰此袁
天綱女程先生妻也暖金合卽某宮中寶
也後每三歲廣利王必夜至張室後無頗
爲人疑訝於是去之不知所適

張無頗傳終

板橋記

說淵二十一 別傳二
十一

唐汴州西有板橋店店娃三娘子者不知
從何來寡居年三十餘無男女亦無親屬
有舍數間以鬻餐爲業然而家甚富多有
驢畜往來公私車乘不逮者輒賤其估以
濟之人皆謂之有道故遠近行旅多歸之
元和中許州客趙季和將詣東都過是宿
焉客有先至者六七人皆據便榻季和後

至最得深處一榻榻鄰比主人房壁既而
三娘子供給諸客甚厚夜深致酒與諸客
會飲極歡季和素不飲酒亦預言笑至二
更許客醉倦各就寢三娘子歸室閉關息
燭人皆熟睡獨季和展轉不寐隔壁聞三
娘子悉窳若動物之聲偶於隙中窺之卽
見三娘子向壁下取燭挑明之後於巾箱
中取一副耒耜并一木牛木偶人各大六

七寸置於竈前含水噴之二物便行走小
人則牽牛駕耒耜遂耕牀前一席地來去
數出又於箱中取出一裹蕎麥子授與小
人種之須臾生花發麥熟令小人收刈持
踐可得七八升又安置小磨子磴成麩訖
却收木人子於箱中卽取麩作燒餅數枚
有頃雞鳴諸客欲發三娘子先起點燈置
新燒餅於食牀上與客點心季和心動遽

辭開門而去卽潛於戶外窺之乃見諸客圍牀食燒餅未盡忽一時踣地作驢鳴須臾皆變成驢矣三娘子盡驅入店後而盡沒其貨財季和亦不告於人私有慕其術者後月餘日季和自東都迴將至板橋店預作蕎麥燒餅大小如前所見旣至復寓宿焉三娘子歡悅如初其夕更無他客主人供待甚厚夜深殷勤問所欲季和曰明

晨發請隨事點心三娘子曰此事無疑但請穩睡半夜後季和窺之見一依前所爲天明三娘子具盤食果置燒餅數枚於盤中訖更取他物季和乘間走下以先有者易其一枚彼不之覺也季和將發就食謂三娘子曰適會某自有燒餅請撤去主人者留待他賓卽取已者食之方食次三娘子送茶出來季和曰請主人嘗客一片燒

餅乃揀所易者與噉之纔入口三娘子據地作驢聲立變爲驢甚壯健季和卽乘之發蕪盡收木牛與木人子等然不得其術試之不成季和乘策所變驢周遊他處未嘗阻失日行百里後四年乘入關至華嶽廟東五六里路傍忽見一老人拍手大笑板橋三娘子何得作此形骸因捉驢謂季和曰彼雖有過然遭君亦甚矣可憐許請

從此放之老人乃從驢口鼻邊以兩手攀開三娘子自皮中跳出宛若舊身向老人拜訖走去更不知所之

板橋記終

鄴侯外傳

說淵二十二別傳二

李泌字長源趙郡中山人也六代祖弼唐
 太師父承休唐吳房令休娶汝南周氏初
 周氏尚幼有異僧僧伽從泗上來見而奇
 之且曰此女後當歸李氏而生三子其最
 小者慎勿以紫衣衣之當起家金紫為帝
 王師及周氏既娠凡三年方寢而生泌生
 而髮至於晉先是周每產必累日困憊惟

婉泌獨無恙由是小字爲順泌幼而聰敏書一覽能誦六七歲學屬文開元十六年玄宗御樓大酺夜於樓下置高座召三教講論泌姑子員俶年九歲潛求姑備儒服夜昇高座詞辯鋒起譚者皆屈玄宗奇之召入樓中問姓名乃曰半千之孫宜其若是因問外更有奇童如兒者乎對曰舅子順年七歲能賦敏捷問其宅居所在命中

人潛伺於門抱之以入戒勿令其家知玄宗方與張說觀碁中人抱泌至俶與劉晏皆在帝側及玄宗見泌謂說曰後來者與前兒迥殊儀狀真國器耳說曰誠然遂命說試爲詩卽令詠方圓動靜曰願聞其狀說應曰方如碁盤圓如碁子動如碁生靜如碁死說以其幼仍教之曰但可以意虛作不得更實道碁子泌曰隨意卽甚易耳

玄宗笑曰精神全大於身泌乃言曰方如
行義圓如用智動如逞才靜如遂意說因
賀曰聖代嘉瑞也玄宗大悅抱於懷撫其
頭命果餌啗之遂送申王院兩月方歸仍
賜衣物及綵數十且諭其家曰年少恐於
兒有損未能與官當善視之乃國器也由
是張九齡邀至宅令其子均增相若師友
情義甚狎張九齡賀知章張廷珪韋虛心

子均增乃張說之

見皆傾心愛重賀知章嘗曰此穉子目如
秋水必一拜卿相張說曰昨者上欲官之
某言未可蓋惜之待其成器耳當其爲兒
童時身輕能於屏風上立薰籠上行道者
云十五歲必白日昇天父母保惜親族憐
愛聞之皆若有甚厄也一旦空中有異香
之氣及音樂之聲李氏之血屬必迎罵之
至其年八月十五日笙歌在室時有彩雲

掛于庭樹李氏之親愛乃多貯蒜蘆至數斛伺其異音奇香之至潛令人登屋以巨杓颺濃蒜潑之香樂遂散自此更不復至後二年賦長歌行曰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無不然絕粒昇天衢不然鳴珂遊帝都焉能不貴復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一丈夫兮一丈夫平生志氣遂良圖請君看取百年事業就扁舟泛五湖詩成傳

寫之者莫不稱賞張九齡見獨誠之曰早得美名必有所折宜自韜晦斯盡善矣藏器於身古人所重况童子邪但當爲詩以賞風景詠古賢勿自揚已爲妙泌泣謝之爾後爲文不復自言九齡尤喜其有心言前途不可量也又嘗以直言規諷九齡感之遂呼爲小友九齡出荊州邀至郡經年與游東都別業遂遊衡山嵩山因遇神仙

童相真人羨門子安期先生降之羽車幢
節流雲神光照灼山谷將曙乃去仍授以
長生羽化服餌之道且戒之曰太上有命
以國祚中危朝廷多難宜以文武之道佐
佑人主功及生靈然可登真脫屣耳自是
多絕粒咽氣修黃光谷神之要及歸京師
寧王延於第玉真公主以弟呼之特加優
異常賦詩必播于王公樂章及丁父憂絕

食哀毀服闋復遊嵩華終南不顧名祿天
寶十載玄宗訪召入內獻明堂九鼎議應
制作皇唐聖祚文多講道德經肅宗為太
子勅與太子諸王為布衣之交尋為楊國
忠所患以其所作感遇詩諷及時政構而
陷之詔於斬春安置天寶十二載母周亡
歸家太子諸王皆使吊祭尋祿山陷潼關
玄宗肅宗分道巡狩泌常竊賦詩有興復

志號王巨爲河洛節度使使人求泌于嵩山間會肅宗手札至號王備車馬送至靈武肅宗延於卧內動靜顧問規畫大計遂復兩都泌與上寢則對榻出則聯鑣代宗時爲廣平王領天下兵馬元帥詔授侍謀軍國天下兵馬元帥府行軍長史判行軍事仍於禁中安置崔圓房琯自蜀至冊肅宗爲皇帝并賜泌手詔衣馬枕被等旣立

大功而幸臣李輔國害其能將不利之因表乞遊衡岳優詔許之給以三品祿俸山居累年夜爲寇所害投之深谷中及明亦攀緣他徑而出爲稿葉所籍畧無所損初肅宗之在靈武也常憂諸將李郭等皆已爲三公宰相崇重旣極慮收復後無以復爲賞也泌對曰前代爵以報功官以任能自堯舜以至三代皆所不易今收復後若

賞功茅土不過二三百戶一小州豈難制乎肅宗曰甚善因曰若臣之所願則特與他人異肅宗曰何也泌曰臣絕粒無家祿位與茅土皆非所要爲陛下帷幄運籌收京師後但枕天子膝睡一覺使有司奏客星犯帝座一動天文足矣肅宗大笑及南幸扶風每頓必令泌領元帥兵先發清行宮收管鑰奏報然後肅宗至至保定郡泌

稍懈先於本院寐肅宗來入院不令人驚之登床捧泌首置於膝良久方覺上曰天子膝已枕矣尅復之功當在何時可促償之泌遽起謝恩肅宗持之不許因對曰是行也以臣觀之假九廟之靈乘一人之感當如郡名必保定矣旣達扶風旬日而西域河隴之師皆會江淮庸調亦相繼而至肅宗大悅又肅宗嘗夜坐召穎王等三弟

同於地爐罽毯上以泌多絕粒肅宗每爲
自燒二梨以賜泌時潁王恃恩固求肅宗
不與曰汝飽食肉先生絕粒何乃爾耶潁
王曰臣等試大家心何乃偏耶不然三弟
共乞一顆肅宗亦不許別命他果以賜之
王等又曰臣等以大家自燒故乞他果何
用因曰先生恩渥如此臣等請聯句以爲
他年故事潁王曰先生年幾許顏色似童

兒其次信王曰夜抱九仙骨朝披一品衣
其次汴王曰不食千鐘粟惟餐兩顆梨旣
而三王請成之肅宗因曰天生此間氣助
我化無爲泌起謝肅宗又不許曰汝之居
山也棲神幽林不交人事居內也密謀籌
運動合玄機社稷之鎮也泌恩渥隆異故
元載輔國之輩嫉之若仇代宗卽位累有
頒賜中使旁午於道號天柱峯中嶽先生

賜朝天王簡無已徵入翰林元載奏以朝
散大夫檢校秘書少監爲江西觀察判官
元載伏誅追入京師又爲常衮所嫉除楚
州刺史未行改豐朗二州團練使兼御史
中丞又改授杭州所至稱理興元初徵赴
行在遷左散騎常侍尋除陝府長史先陝
虢防禦使陳許戍卒三千自京師逃歸至
陝州界泌潛師險隘盡破之又開三門陸

運一十八里漕米無砥柱之患大濟京師
二年六月就拜中書侍郎平章侍制崇文
館大學士修國史封鄴侯時順宗在春宮
妃蕭氏母郅國長公主交通于外上疑其
有他志連坐貶黜春官數人皇儲危懼泌
周旋陳奏德宗意乃解頗有讜正之風五
年春德宗以二月一日爲中和節泌奏令
有司上農書獻種稂之積王公戚里上春

服士庶徃來相問村落作中和酒祭勾芒
神以祈年穀至今行之泌曠達敏辯好大
言自出入中禁累為權臣所擠恒由召對
以言論縱橫上悟聖主以躋相位是歲三
月薨贈太子太傅是月中使林遠於藍關
逆旅遇泌單騎常服言暫徃衡山話三朝
之舊慘然久之而別遠到長安方聞其薨
德宗聞之尤加愴異曰先生自言當歷佐

四聖而復脫屣也斯言驗矣泌自丁家艱
無復名宦之意服氣修道周遊名山詣南
岳張先生受錄德宗追謚張為玄和先生
又與明瓚禪師遊著明心論嘗於衡嶽寺
讀書余嬾殘所驚曰非凡人也聽其中宵
梵唱響徹山林泌頗知音能辯休戚謂嬾
殘經音先悽愴而後喜悅必謫墮之人時
將去矣候中夜潛徃謁馬嬾殘命坐發火

出芋以啗之謂泌曰慎勿多言領取十年
宰相泌拜而退天寶八載在表兄鄭叔則
家已絕粒多歲身輕能行屏風上引指使
氣吹燭可滅每導引骨節皆珊然有聲時
人謂之鑱子骨在鄭家時忽兩日冥然不
知人既寤見身自頂踊出三二寸傍有靈
仙揮手動目如相勉助者如是足將及頂
乃念煙火事未畢復有庭闈之戀願申家

事於是在傍者皆散走一人儀狀甚巨衣
冠如常王者前有婦人禮服而跪如帝王
者責曰情之未得因欲令來使勞靈仙之
重跪者對曰不然且教伊近天子於是遂
寤後二歲爲玄宗所召後常有隱者八人
容服甚異來過鄭家數日言仙法嚴備事
無不至臨去歎曰俗緣意未盡可惜心與
骨耳泌求隨去曰不可姑與他爲却宰相

耳出門不復見因作八公詩叙之復有隱者携一男六七歲來過云有故湏南行旬月當回緣此男有痢疾既同是道者願且寄之又留一函曰若疾不起望乞以瘞之既許乃問男曰不驕留此得乎曰可遂去泌求藥療之終不愈八九日而殂即以函盛瘞庭中薔薇架下累月其人竟不回試函視之有一黑石天然中方上有字如

錐畫云神真鍊形年未足化為吾子功相續丞相瘞之刻玄玉仙路何長死何促泌每訪隱選異採恠木蟠枝持以隱居號曰養和人至今效而為之乃作養和篇以獻肅宗泌到三四載二聖登遐代宗踐祚乃詔追至闕舍於蓬萊延喜閣由給事以上及方鎮除降代宗必令商量軍國大事亦皆泌參決因語及建寧王靈武之功請加

言淵一集 卷之九 業修外傳 十一 書院
贈太子代宗感悼久之云吾弟之功非先生則世人不知豈止贈太子也即敕於彭原迎喪贈承天皇帝葬齊陵引至城門奏以龍輜不動代宗自蓬萊院謂曰吾弟是欲見先生宜速往酌祝兼宣朕意且吾弟定策大功追此大號時人未知可作一文以傳不朽用慰玄菟泌曰已發引矣他文不及作挽歌詞可乎代宗曰可即於御前

製之詞甚悽愴代宗覽之而泣命中人馳授挽者泌至宣代宗命祝酌歌此二章於是龍輜行疾如飛都人覩之莫不感涕先是建寧王倓有艱難定策之功於代宗爲弟人或譖於肅宗云有圖嗣害兄之心遂遇害及肅宗追思倓無罪泌慮復及諸王因事言曰昔高宗有子八人皇祖睿宗最幼武后生者自爲行第故皇祖第四長曰

孝敬皇帝監國而仁明爲武后所忌而鴆
之次曰雍王賢爲太子中宗睿宗常所不
安朝夕憂懼雖父母之前無由敢言乃作
黃臺瓜詞令樂人歌之欲微悟父母之意
冀天皇天后聞歌之曰種瓜黃臺下瓜熟
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猶
尚可四摘抱蔓歸然太子竟亦流廢終於
黔州建寧之事已一摘矣慎無再摘肅宗

曰先生忠於社稷憂朕家事言皆爲國龜
鑑豈可暫離朕耶時玄宗有誥只要劔
一道自奉未議北迴泌請肅宗奉表請歸
東宮次作功臣表述馬嵬靈武之事請上
皇還京初肅宗表至玄宗徘徊未決及為
臣表至乃大喜曰吾方得爲天子父下誥
定行日且曰必李泌也肅宗召泌且泣且
喜曰上皇自下誥還京皆卿力也又天寶

末員外郎竇庭芝分司洛邑常敬事道者
胡蘆生每言吉凶無不中者一旦侵晨生
至竇門頗甚嗟嘆庭芝請問良久乃言君
家大禍將成舉家啼泣請問求生之路生
曰若非遇黃中君但見鬼谷子亦可無患
矣生乃具述形貌服飾仍戒以浹旬求之
於是與昆弟群從奴僕群行求訪遍于洛
下時泌有居于河清因省親友策蹇入洛

至中橋遇京尹避所乘驟忽驚軼而走徑
入尹之所居與僕者共造其門車馬羅
將出忽見泌皆驚聘而退俄有人云分司
竇員外宅所失驟收在馬廐請客入座主
人當願修謁泌不得已就其廳庭芝既出
降階再拜延接慇懃遂至信宿至于妻子
咸備家人之禮數日告去贈遺殊厚但云
遭遇之辰願以一家奉託時泌居於河清

信使旁午於道庭芝初與泌相值胡蘆生
適在其家云既遇斯人無復憂矣及朱泚
構逆庭芝方廉察陝西車駕出幸奉天遂
於賊庭歸款鑿輿反正德宗首令誅之時
泌自南岳徵還行在便為宰相因第臣僚
罪狀遂請庭芝減死德宗意不解云卿以
為寧王姻懿耶寧王以庭芝之妹為妃以此論之尤為
不可然莫有他事俾其全否卿但言之於

是具以前事聞由是特原其罪泌始奏上
密遣中使乘傳於陝問之竇錄奏其事德
宗曰言黃中君蓋指於朕耶未知呼卿為
鬼谷子何也泌曰先塋在河清谷前鬼谷
恐以此言之也興元四年二月德宗謂泌
曰朕即位以來宰相皆須姑息不得與其
較量道理自用卿以來方豁朕意是乃天
授卿於朕耳雖夷吾仲父傳說霖雨何以

及茲其軍謀相業載於國史事跡終始具
鄴侯傳必有集二十卷行于世

鄴侯外傳終



程